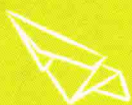


盛于  
繁花

# 忽至南风 又起时



主编：欧阳

我们太过于遥远，也从未相见，但我知道你的片段生活，一如你曾在飞机掠过的那一刻，看到土地上如蝼蚁行走的人群中默默无闻的我。

新概念获奖作家

强强联手  
以笔剖白

那些和青春、自由、人生、  
梦想、你、我有关的事。

念 韩寒

郭敬明

概 张悦然

夏茗悠

新 七堇年……  
他们从这里出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主编：欧阳

# 忽至南风 又起时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忽至南风又起时 / 欧阳主编. —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6

(盛于繁花)

ISBN 978-7-5399-8935-8

I. ①忽… II. ①欧…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1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5494号

书 名 忽至南风又起时  
主 编 欧 阳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侯 开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王晓萌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46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935-8  
定 价 35.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 o n t e n t s

## 目 录

### 第一卷 寒夜寂寥初散后

她 /3

你是人间四月天 /40

被时光掩埋的茜色秘密 /47

十扎电缆 /64

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等到你长大 /69

怀念外公 /74

### 第二卷 殷勤说与年华

同桌 /81

纪·年 /88

我所喜欢的女子 /96

时间都去哪儿了 /102

### 第三卷 风从叹息旁走过

马尾鱼的恶俗爱情故事 /109

那会儿 /113

假想森林 /117

羽化的时光 /128

微光信仰 /147

#### 第四卷 点点滴滴

小鞋子 /161

游戏规则 /165

爱你是一场不期而遇 /169

言辞片段 /186

#### 第五卷 明河影下，稀星数点

野兽 /209

小丑和孩子们的故事 /223

朋友 /230

Burger Keen /235

夜夜夜 /239

选择 /246

#### 第六卷 思归赴洛阳

忽至南风又起时 /251

我的爱 /268

西城风韵 /283

被风吹老的村庄 /288

且借浮生断尘梦 /298

erst  
erson

第一卷

寒夜寂寥初散后





# 她

文/周燕妮

周燕妮

1985年11月生，哲学硕士。喜欢文字，爱幻想，不甘于平凡和俗套。热心于创作、冒险、旅游和积极向上的新鲜事物。有自己的意识世界和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

—

十三岁这年，她如梦初醒般地注意到了自己的外形。特别是对着镜子反复观察的时候，总觉得像是少了些什么。她问父母，自己是不是不太漂亮，这可如何是好？父母显得有些为难，你怎么会不漂亮呢，我的孩子，你很美！他们一定是撒谎了，不然当自己信以为真地向心仪已久的小伙伴表白时，他就不会拒绝自己了。是的，父母对她撒谎了。

他们正在用谎言——或许是善意的谎言——编织着这个世界的种种光泽，让她满足于自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连最疏远的情感都可以是最亲近的距离。她很自在，这种被拒绝之后的感

伤并没有随着生活脚步的前行而滞留。很快， she 就把这件事忘却得一干二净了。她甚至想，没有什么能比自己安静下来，分析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来得更让自己有成就感了。

不久，她又一次对他表白了。她决定这次要正式一些，于是花了两周时间吵着要父母给自己买新衣服，穿得漂亮些，更有自信。特别是在父母耳濡目染的话语中，很显然她认为自己已经很美了，她更加确定需要一身新衣服，来装扮自己原本就很漂亮的外形。

如愿以偿地穿上了一件白色蕾丝边、蓝底的连衣裙，背后有一个大大的尾巴状的蝴蝶结，看起来确实有些光彩夺目。这是女孩子们在这个年龄里都梦想的。她发觉自己的眼睛都在向旁人宣布自己的与众不同，她很清楚那些眼睛里闪着光的女生的心思。

她刻意走上前去，跟她们一个个地打招呼：“嘿！大家周末过得好吗？我妈妈带我去玩了，你们呢？”不过三句，就有人把话题转向了她的裙子上：“你的裙子真漂亮！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哦，是吗？我妈妈给我买的，在上周去公园的路上。”这种语气就像是已经把一切都囊括于胸。她觉得这样说，是最得体不过的了。

或许人只有碰到了南墙，或者直到这种被自己所虚构出来的骄傲与荣耀、被自己最钟爱的那位所不屑一顾的时候，才能恍然大悟般从梦中醒来。可惜我们的姑娘，她还并未知道这种可怕的站在悬崖边上的游戏呢！她一直以为自己是那个动画电影里的金鱼姬，等待着被捡起，被送上一个吻，然后自己为爱来一个华丽转变。呵！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梦。谁都有做梦的权利不是吗？一

个孩子，她或许更需要这个梦。

## 二

很多个这样做梦般的日子过去之后，当某一天于清晨醒来，发现自己橱窗里的娃娃，还有那些糖果小洋装已经不再是她的最爱时，她有些惊讶。怎么就长大了呢？恍如隔世般睡眠惺忪地看着那些已经被年轮留下的轨迹、证据。转眼之间，已是二十五岁的年纪了。记忆是不是被人植入了芯片，所以那段时光才会忽然跳过，只存留了现在。现在，无法确切定义的现在！

坐在小车后面的时候，头发被没有关上的窗户里透进来的风吹散，凌乱不堪。她并没有打算用手去将它们梳理整齐，她觉得，这是一种极度快乐之后的证据。看着前排正专心开车的他，她任凭头发肆意飞撒。

“真是奇怪，为什么你老不爱和我坐一排呢？”似乎每次结束完约会，他都要问的一句话。她默不作声，没有听见一般，脸朝向窗外。在正快速运行的、窗户全开的小车上，多少有些寒凉，她用这种强烈的感觉提醒着自己某些不想忘记的东西。

气氛有些凝重，她甚至不敢说太多话，仿佛小心翼翼就能换回短暂的风平浪静一样。她害怕车熄火后的孤独，如果说短暂的相处能给她带来快乐，过后没有边际的等待与空虚就是她的代价。所谓的守恒也是如此。这样想，心里也能舒坦一些了。没有多少言语的路程显得有些短暂。

“到了。”他言简意赅，伴着扭动的车钥匙，后座的门已经

打开了。

“好。”她用自己最常用的字来表达她要说的话。即便是在每次接听他的电话，想要兴奋地告诉他自己认为很有意思的话时，最后也会用这个字替代。她觉得自己很奇怪，是怎样的力量推动自己说出这样的话？甚至都不能说是话，一个字而已，就霸道地诠释尽了她的一切，但是无能为力去改变什么。

究竟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和他在一起一年多了，有时候这个念头还是会蹦出来。

“后天我要出差，不能来接你了，明天——”他迟疑了一下，继续说，“明天也不行，明天我要开会”。电话等了一下午总算是盼来了，等到的是这两句话，她多少有些失望。

“好，工作要紧。”她原本不想说后面的四个字。她幻想着此时正在倒车的他，挥了挥手，做道别。

时常一个人在家，总能做点什么吧。在他披上衬衣从床上离去的那一瞬间，她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了。开了灯，房间里不够亮堂，她总觉得可以去买一盏那种电影里常出现的旋转木马的灯，那种灯肯定比家里的要亮得多。可几次去旧货市场都扑了个空，后来也就淡忘了。

沙发看起来也和这个小小的家不十分相配，沙发大到可以将两个人给包起来一样，虽然很软很舒适，但她希望的并不是这些。有时候也觉得好奇怪，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呢？

可能是累了，还没有洗澡，就已经窝在沙发里睡着了。连抱枕也没有，她就这样睡着了。本以为是要做一场美梦的，可手机铃声这时候打破了房间的静谧。

“在干吗呢？你个死丫头，从来不给我打电话……”一阵寒暄过后她才知道这个久违了的声音此刻打电话过来的目的。曾经的老同学要结婚了，请她过去喝一杯喜酒。她答应了，只不过喜宴设在另一座城市，这样，也正好给自己一个单独旅行的借口了，她这样想着。

所以，趁着给老同学祝福的机会，她踏上了出行的旅程。这段时间自己情绪上的一些改变，让她有些迷茫。说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像是游离于海面的水藻，没有目标，没有目的，任凭海水的牵引去向远处。可越是这样，心里越是慌张，外表却没有丝毫惊诧。这正是她所忧虑的，出去走走，或许会让自己找到什么。

没有通知任何人，连他也不例外。提起行李就出发了。想寻找心的出口，想逃离……如同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那样，她想自由。

坐在飞驰的车中，望着外面漆黑一片的世界，她忽然十分想念他。她甚至想，如果他们两个人能生活在一起，有一个或两个自己的孩子，每晚都窝在沙发上一一起看电视，一起听歌、看书，一起入睡……呵！多美好。想着不由得嘴角都弯成了个月牙状。窗外还是一大片漆黑，她不想躺下，似乎那种独自旅行的兴奋感会一直支撑着自己的精神，让她总也不知疲倦，时而想想未来，时而怀念起过去的懵懂青春。

此刻，他在做什么呢？看看时间，凌晨一点，该不该给他去个电话，告诉她自己的想念呢？

思忖再三，终究还是按下了接听键，一片忙音……也对，此刻他应该睡着了。她给自己找了一个相当合理的回答。虽然有些失望，但也有庆幸，要是真的拨通了，或许自己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了。还好，他没有接。迷迷糊糊地，自己也趴着睡着了。

在参加过朋友的结婚典礼之后，她便悄悄告别，一个人提起行李继续赶路了。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她竟然有一丝熟悉的感觉。找了一家离车站不算太远的旅店，把东西放下，看着整洁的、全部是白色的房间，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心情。她并没有告诉正在婚礼上的朋友自己的行踪，只是送上祝福后便告辞离去。这样刻意地让自己孤立于这样纷繁热闹的世界，对她来说，真是一种快乐的解脱。

房间在三层，打开窗户，能看见对面的绿荫和一大片风景。听老板娘介绍，那是一个古老的教堂。树木郁郁葱葱的，颇有闹中取静的意思。她还从来没有去过教堂，也没有确切的概念，只是觉得好奇，准备安置好行李后一探究竟。正想着，熟悉的电话铃声响起。

“在做什么？”是他的声音。其实在接听之前，她就知道是他，甚至在电话铃声响起前，她就朦胧地意识到，这通电话应该就是他打来的。

“我在看风景。”她有意压低语气，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即便在昨晚她就已经想对他说想念了，可现在依旧说不出口。

“哦，今天温度适宜，不那么冷了，风景也是不错的。”他

并没有要继续说下去的意思，语气显得有些生硬。

“嗯，是啊，所以我来看风景了。”她在引导他，或许这样回答，他就会好奇地继续询问些关于在哪里看风景、昨晚为何不接听电话等一系列可延伸的问题。可她听出来了，他并没有要继续追问下去的想法。于是她急忙转弯。

“中午了，我该午休了。”她接着说。

“好，那你好好休息，别睡太久。”还未等她回应，便又是一片忙音了。原本在接通电话的一刹那，她想着种种和他谈天说地的场景，甚至向他撒个娇，告诉他这个原本打算隐瞒的小秘密……现在都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所代替了。她从来没有正视过这种情绪，或许，真如曾经的哲学老师所告诉她的，在无所适从的现代社会之中，她已经从心底建构起来了一种“无知”，她选择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不怀疑，不过问也不思索，仅仅只是源自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可为什么自己要信任他呢？这样的感受并不好受啊，至少，此刻自己有一种隐隐的痛，具体从身体里的哪一个部位传来的，她描述不清，但是能实实在在地体会到这种痛。这像是一种复杂情感交集起来的情绪，压得人难受。许久之后，她才平复。

在房间小憩片刻之后，她走出房间打算去不远处的教堂看看。脑子里充斥着一切关于教堂的画面，虽然没有去过，但从书中读到过的，还有哲学老师们信奉的上帝论的一系列有关这个神圣地方的知识结构，都像一幅饱满的画面一样，占据了她的脑子。

教堂就在旅店的后面。中间隔着一条密密麻麻的鹅卵石铺成

的曲折小路，道路两边还有些人工修葺的大大小的盆栽。不是身处其中，还以为是到了郊区。还没到教堂，这已经让她之前的种种不快烟消云散了。

不多时，已经走到了教堂门口。这里可不像是曾经在小说中或是课堂上听老师介绍的那般气势恢宏。教堂是座三四层楼高的房子，顶端是标志性的三角形的尖尖头。门上面印有红色十字架。这样看起来平添了几分庄重肃穆的感觉。走进去，想体会一下祈祷或是如电影里向神父告解的感觉。如果要告解，她能向神父说些什么呢？这么多年，自己恍恍惚惚地过着平淡如水的日子。大学毕业之后，便离家辗转到了现在的城市，一年多前在一个酒吧认识了他，两人不温不火地谈起了恋爱，似乎可以说成是可有可无的恋爱。在这段感情中，两个人投入的都不多，因为都明白这种维系情感的方式，一旦结束，感情也可以随即终结。只是随着时间的无止境延期，她发现一种依赖逐渐在自己身体里扎根了，虽然她并不想承认，她是骄傲的。

她到底能告解什么呢？脑中还在反复这个问题。直到真的进来教堂了，才发现这里面空空的，除了一个讲台和下面的几排座位，别的什么都没有，连个人都没有。她如释重负一般吸了一口气，找了一个向阳的位置，坐了下来。她看见从偏门进来一只猫，金黄色的毛，两只棕色的眼睛闪着光，慵懒的样子和现在的自己倒是有几分相似。她唤了两声“喵咪喵咪，来这里，快来……”这只猫看到有人来了，倒也不怕生，一摇一摆地便向她走了过来，在她的小腿上蹭了几下，然后背着她倒在地上，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她抚摸着这个胖胖的小家伙，不一

会儿的工夫，猫睡着了。也许是深秋季节的寒凉，让猫也特别爱亲近人吧，她在心里这样和自己对话着。忽然觉得自己倒是挺有爱心的，一个甜美的笑容挂在了嘴角。

### 三

这样难得的一幕被正往教堂里面送货品的西林看见了。他停下了手里的一个大箱子，站在离她四五米远的距离，午后的阳光映着这个女孩的栗色头发，显得她异常醒目。特别是那个笑容，嘴角弯弯，还有一对酒窝，看着真让人暖心啊，西林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呆住了，提着箱子的手也僵在了那里。

她发觉视线好像被什么挡住了，抬头发现一个留着小撇胡子的高个子，皮肤黑黑的，几乎没有什么光泽，手里提着个大物件。看样子是自己蹲在路中央，挡住了来人的去路了。

她急忙起身：“啊！先生，对不起，我挡住你的路了！”

“哦……没关系，我可以绕到教堂后面的小门进去送货。”愣了两秒钟之后，西林才反应过来这个带着阳光一样颜色的女士是在对自己说话。

“哦？教堂还需要什么货物吗？”她还未把话全部吐出来，就发觉了自己的冒失，后面的“货物”两个字也说得很小声，同时赶紧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这个画面却让西林觉得这个女孩子越发可爱起来。

他随即笑出声来，回答道：“这是教堂每周做礼拜时要用的，其实也没什么。”他撇了撇嘴，用这种自认为十分得体的话

回复了她，没有不礼貌或是太直接的因素在，这让她顿感亲切，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城市，自己选择了一个孤独的旅行，却有一种熟悉的温暖向自己袭来。

“请问您是来这里做礼拜的？”西林索性把箱子轻轻摆放到了地上，一副要停下脚步和她攀谈起来的架势。那只被这个阳光的女孩子所唤来的猫摆着胖胖的身子一摇一晃地走开了，她也随即站起了身。这样再观察这位小伙子，好像也没有很高嘛，只比自己高了半个头而已，她心里这么想着，亲近感却越深，深秋午后的那种亲近感。

“不是的，我来这座城市旅游。”这句话从她口中说出的时候，显得很真诚，她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真诚。

“旅游？一个人吗？”他的笑容好像正在回应着她的真实，浅浅的酒窝从一个大个子的脸上微微显露出来，这幅画面倒是值得纪念。她听着这简短的几个字，心里正在拼搭一个最合适的回答，一切都显得那么刻意，但是她觉得值得。

“是的，就我一个人。”她忽然脸红了起来，没来由的。为什么要强调就自己一个人来的呢？自己原本是可以不和他说明这么多的，却说了。自己心里想告诉他的，究竟是什么呢？

“那么，打算玩几天呢？这儿旅游的话，有很多你可以去的地方。”他的话倒显得自然了。

“哦，可能三两天，也可能一周吧。”话还没说完，西林就赶紧插了一句：“三两天可不够的，这儿好玩的、好吃的地方多着呢。”看得出来，西林很热心。他甚至想把自己当成是导游，领着她四处逛一逛。